

留在异域的辉煌记忆

孙 琨

【童子寺遗址】

童子寺遗址名列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录,位于太原市晋源区晋祠镇西镇村北龙山北峰,该寺始建于北齐天保七年(556),是集摩崖大佛、石窟和地面建筑于一体的山地佛寺遗址,是研究南北朝至隋唐时期寺院格局及石窟艺术的重要实物例证,对探讨我国古代宗教文化发展演变具有重要意义。



童子寺佛洞遗址(资料图片)

龙山有童子寺,但去者甚少。沿公路旁小路深入半山之中,便可看到寺庙遗址。大殿后的山崖上还可看出旧时石窟的遗迹。过寺庙遗址往左,崖前一座超过两米的燃灯石塔巍然矗立,这就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石质燃灯塔,北齐时期的遗物。

《北齐书》中《唐龟传》记载:“文宣尝登并州童子寺望并州城,曰‘此何等城’,或曰‘金城汤池,天府之国’,帝曰‘我谓唐邕是金城,此非也’。”文宣指北齐第一位皇帝高洋,他和大臣唐邕登上童子寺,望并州城,显见童子寺在北齐时的重要和辉煌。

最早有关童子寺的地方志记载是在永乐年间,《太原府志》中记载:“童子寺,在县西一十里,天保七年(556)北齐弘始禅师栖道之所,有二童子于山望大石俨若尊容,即谓之像,遂得其名。今废,假碑在焉。”

唐代《法苑珠林》所引《冥报拾遗》中,有唐高宗和皇后武则天出晋阳城西门,沿着蜿蜒曲折的硫磺沟中的小道,攀登至寺,瞻礼大佛的记载。可见当时童子寺的兴盛。

然而,如此宏伟的大佛,其鼎盛时期的建筑规模和样式,在史书中竟找不到只言片语;两次遭遇战火与盗掠,历代石碑无一幸存——难道童子寺的辉煌,就真的在浩瀚典籍中化为永远的空白了吗?

公元838年,日本僧人圆仁来中国求法,前后十年所见所闻写就的《入唐求法巡礼行记》,成为研究唐代的珍贵史料。所幸,在《入唐求法巡礼行记》中,圆仁留下了这样的记载:

唐开成五年(840)廿六日“从石门寺向西,行二里许,到童子寺,感恩台法师避新罗僧玄测法师,从长安来始讲唯识之处也。于两重楼殿,满殿有大佛像,见碑文云:‘昔冀州礼禅师来此山住,忽见五色光明云,从地上空而遍照。其光明云中,有四童子坐青莲座游戏,响动大地,岩嶽颓落。岸上崩处,有弥陀佛像出现。三晋尽来致礼,多有灵异。禅师具录中送,请建寺,遂造此寺。因本瑞号为童子寺。敬次锡造弥陀佛像,出现面容,皓玉端丽,跌座之体,高十七丈,阔百尺。观音、大势各十二丈’云云。”

碑文记载,有一位来自冀州的礼禅师来到这座山修行居住,某天突然看见五色光明云从地面升腾到空中,光芒普照四方。在这片光明云中,有四童子坐在青色莲座上嬉戏玩耍,他们的动静震动了整片大地,导致山崖崩塌,岩石坠落。在崩塌的崖壁处,竟显现出一尊阿弥陀佛像。山西各地的人们听闻此事后纷纷前来礼拜,这里也发生了许多灵验奇异的事迹。礼禅师将所见所闻详细记录下来并上报朝廷,请求在此地修建寺庙,后来便建造了这座寺院。

院。因当初显现童子坐莲的祥瑞,寺院被命名为“童子寺”。人们怀着敬畏之心依照显现的瑞相雕刻了阿弥陀佛像,佛像面容庄重,洁白如玉,端庄美丽,结跏趺坐的佛身高达十七丈,宽约百尺。佛像两侧的观世音菩萨和大势至菩萨像,则各有十二丈高。

从这段记载可知,童子寺为“两重楼殿,满殿有大佛像”,是典型的集大佛、石窟、楼阁建筑于一体的佛寺建筑。这段碑文不仅详述了童子寺的由来与大佛的尺度,也为北齐至唐代的佛教建筑盛况留下了一份珍贵文字。

回来求路,草木掩映之中,那尊孤独的燃灯石塔依旧默守崖前。昔日的两重楼殿、高达十七丈的巨佛,如今早已了无踪迹,唯余山风过林,似在低语着千余年前的晨钟暮鼓。北齐帝王的登基、唐高宗与武则天的礼佛、日本僧人的记录,都化作史册中的只言片语。童子寺就这样隐于山野,用它残存的石与塔,静静诉说着那些被岁月尘封的辉煌与传奇。



“国保”背后的故事

(25)

捣 楔

张玉虎

立于主体故事之外,但又与主体故事有着某种内在联系的小故事或引言。如《儒林外史》开头的“王冕作画”这一章,《红楼梦》中的“女媧补天”和“太虚幻境”的神话,《水浒传》中的“洪太尉误走妖魔”等。“楔子”在古典小说中,有点明主旨、营造氛围、交代缘由、引出下文的作用。

总之,楔子在古代文学中就是指小故事。咱们的方言晋语,是非常古老的语言,其中的许多词汇,都是来源于古代的方言。所以,咱们的方言把小故事,说成“楔子”,是有来历的,绝不是空穴来风。在中国的文言时代,存在严重的“言文分离”现象:人们的口语和书面语是截然不同的两个系统。因此书面语的“楔子”,到了口语中,特别是到了民间说书人的口语中的时候,到了没有文化的普通百姓口中的时候,就转变为“楔话”了。

再说“捣”。前所已讲,“楔子”一词,是从传统木匠鲁班爷那里借来的概念:传统木匠打造木制品时,用的是卯榫结构,作品的榫架装配好后,为了让整体更加坚固结实,要把卯眼里的榫头凿开一道缝,再用木楔子抹上胶排(bái)进去,这个工序木工就叫做排楔子。排楔子的动作,就是拿斧子捣楔,外行人也叫作捣楔子。因此,讲短故事也就成了“捣楔话”了。

我们太原方言中的“dao xie”根源就在这里,因此,我觉得写作捣楔比较恰意恰境。

保德碗托

雨后阳光

保德碗托的出现,源于黄土高原特有的地理与生计。坡地贫瘠,却宜于耐寒的荞麦生长。这种作物的黑色籽实,带着微苦的清香,曾是先民抵御饥饿的恩物。精选的荞麦经过去皮、浸泡,在沉重的石磨盘缓缓研磨下,化作乳白色的细腻浆汁。浆汁水与粉的比例,关乎最终的筋骨,少许食盐的加入,则是为了唤醒沉睡的麦香。最关键的蜕变,发生在那一声“托”的定音上。浆汁被舀入粗陶碗中,置于笼屉,经受旺火滚水的熏蒸。在弥漫的蒸汽里,浆汁悄然凝固,从流质化为胶冻,从乳白转为浅灰。碗托质朴无华,却将荞麦的精华与芬芳牢牢锁住,冷却后肌理晶莹,颤巍巍若凝脂,边缘因陶碗的收束而自然形成优美的弧线。

碗托传统吃法,只需一碟精心调制的醋蒜汤。醋是本地老陈醋,酸香醇厚;蒜是新捣的蒜泥,辛辣冲鼻。再泼上一勺炽热的辣椒油,香气瞬间迸发。用特制的刀或竹签将碗托划成菱形小块或细条,挑起一块,在蘸水中滚过,送入口中。初感清凉滑嫩,继而荞麦的微苦回甘、醋的酸爽、蒜的辛辣、油的香醇次第绽放,在味蕾上奏出一曲层次分明的黄土谣。

时代变迁,保德碗托并未固守于深宅旧院,而是大步走进了喧嚣的市井,在市场催化下衍生出令人眼花缭乱的图谱。最经典的传承莫过于街头小摊的素碗托。一辆推车,几摞青花粗碗,便是全部家当。卖家手法娴熟,划托、浇汁、撒香菜,动作行云流水。食客或立或蹲,大伙快聊,吃的是那份原汁原味的清爽与随性,是刻入山西人骨子里的乡味记忆。

“肉碗托”的出现,则是一场味蕾的升级。将卤制入味的猪肉、肘花肉切成碎丁,密密地铺在蒸好的碗托之上。肉的丰腴脂香与碗托的清爽素净碰撞,荤素相济,口感与滋味都变得富足饱满。

冬季,另一种形态的碗托开始出现在街面上,这就是油炒碗托。铁锅烧热,滴几滴胡麻油,碗托放进去滋滋作响,油香与碗托的香味混合,吸引得行人不由驻足。碗托也有家里炒着吃的,买几个碗托,依口味配上豆芽、洋葱、青椒、萝卜丝等时蔬,一同在猛火中翻滚、跳跃,也有加酱油上色的。炒制的碗托边缘微焦,内心依然软弹,吸收了锅气和配菜的精华,变得镬气十足,香辣惹味。一碟油炒碗托,一杯啤酒,市井烟火中的百变风味,便是当地人最接地气的舒爽。

面对食品工业化趋势,许多传统美食选择了真空包装,以求远销。但保德碗托的守护者,却坚信碗托的灵魂在于那口鲜嫩,任何高温灭菌和长久储存,都会损伤其精妙的口感与风味。于是,一种巧妙的传承与推广模式应运而生。保德人在传统做法基础上配制出碗托原浆,将最关键、最原始的荞麦面粉,以最佳配比和专业处理,做成面浆,传销八方。无论身在何处,只要将原浆依照古法注入碗中,上锅蒸制片刻,便可复刻出一碗地道的、保德风味的鲜香碗托,最大程度地保留了新鲜本味,也让天涯游子能即刻品尝到故乡的温热。

碗托,既可作为一道醒胃的冷盘或小吃,又能融洽地融入正餐,成为下酒的妙品,也是下饭的利器,无论是简单的蘸水还是丰富的炒制,都能让平淡的白米饭生色添香;作为配菜,它更能与各种荤素菜肴和谐共处,调节宴席的节奏与口感。

从黄土高坡的粗陶碗,到五湖四海的百姓厨房,保德碗托走过的,是一条用味道串联起的文化之路。它的前世,是山河孕育的生存智慧;它的今生,是市井催生的百变风情。而那一袋袋远行的原浆,则是传统在新时代找到的灵巧支点,它让一种古老的地方滋味,得以跨越时空,持续散发新鲜而持久的光芒。



AI生成图

在老太原方言中,把人们在一起唠闲话,叫作“dao xie”,究竟对应哪两个字,人们的写法就不一样了。有人写作“叨歇”,有人写作“倒歇”,还有人写作“叨闲”……凡此种种,不一而足,每一种写法,都有自己的依据,但我觉得都不能令人信服。作为一个在太原方言的熏陶下长大、变老的人,经过我多年的阅读体验和沉浸思考,觉得“dao xie”这个词,应该写作“捣楔”。

太原方言中的“dao xie”,本来是指讲小故事、小段的民间故事、小段的童谣等。其源头是古典文学中的“楔子”。

什么是“楔子”呢?“楔子”原是指插入木器榫缝中起固定作用的小木片,具有“引入”和“固定”的功能。借用到小说中,它指的是位于小说正文之前,一段独

在祁县县城住了两晚,到了县城中心地带参观,迎面是一座高大的牌楼,上书“昭馥古城”四个大字。既然是祁县县城,那应该称祁县古城或老城才对,为什么称“昭馥古城”呢?回家之后,经过认真学习,才明白“昭馥古城”雅称的来历。

祁县县城被雅称为“昭馥古城”,是深植于中国最古老地理典籍的历史记忆。“昭馥古城”的核心密码,就藏在典籍里的“昭馥祁”三个字中。

《周礼·职方》记载:“并州,其泽数曰昭馥祁。”其意是:“古时候的并州,境内有一个大型湖泊湿地叫昭馥祁。”数,指生长着很多草的湖泽,人或物聚集的地方等。这是周代官方地理志的权威记录,说明最晚在西周时期,“昭馥祁”已成为天下九数之一,与越地的具区泽、楚地的云梦泽、宋地的钜野泽、齐地的孟诸泽等齐名。

《汉书·地理志》进一步明确:“郛县,九泽在北,是为昭馥祁,并州数。”东汉经学大师郑玄注《周礼》时补充:“昭馥祁,在郛县北。”郛县故城位于今祁县西约15里处。北魏郦道元《水经注》详细记载了昭馥祁的水系网络:“汾水又南,迳郛县故城西……其水又西南流,注于汾。”这些文献共同勾勒出一个基本事实:祁县所在的盆地,曾是古代大湖“昭馥祁”的核心区域。

“昭馥祁”的得名本身充满诗意。“昭”为明亮、彰显,“馥”即丰饶、广阔,“祁”本意为盛大。三字相连,描绘出一片水光潋滟、物产丰饶的浩瀚泽国景象。

而“昭馥祁”的另一重密码,则是自然与人文交织的地理变迁。

先秦两汉(公元前11世纪-公元3世纪),在气候相对温暖湿润的时期,祁县盆地及相邻的平遥、介休部分区域,构成面积约800平方公里的巨泽,是北方重要水产基地。

魏晋南北朝(公元3-6世纪),气候转向干冷,加上上游农耕开发导致泥沙淤积,湖面开始收缩。《水经注》已称“其陂泽俱涸”,但仍有断续水域。

隋唐(公元7世纪)以后,唐代大规模水利工程和农业开发,加速了湖泽的消亡。宋代《太平寰宇记》记载“今酒”,标志着“昭馥祁”作为连续水域的时代结束。

但地理记忆并未消失。明清地方志中,祁县及周边仍有“昭馥池”“九泽陂”等地名,如地理坐标般记载着古泽国的残迹。

湖泽消退后留下的肥沃冲积平原,使祁县成为“三晋粮仓”。明清时期,精密的分水灌溉体系正是应对水资源减少的智慧结晶。民国《祁县志》记载的四十余条渠道网络,可视作古湖水利记忆的制度化延续。

祁县县城被雅称为“昭馥古城”,实为三重认同的叠



祁县县城街景(作者供图)

祁县县城为何雅称昭馥古城

徐锦培

合:地理认同,标定了祁县在大区域地理格局中的历史原点——这里不是普通的平原县城,而是曾经“天下九数”的中心。历史认同,将县城文明史前推至西周,构建了超越县城的更古老、更宏大的历史时空框架。文化认同,“昭馥”二字所蕴含的“明亮丰饶”意象,成为地方文化自豪感的诗性表达。清代祁县学者李芬在《昭馥遗风》中写道:“祁虽无祁,其遗泽犹在心。”道出了地理实体消失后文化象征的持久生命力。

今日祁县县城,地表之上是街巷纵横、屋舍俨然的晋中名城;地表之下是沉睡的古湖盆,每一层土壤都沉积着“昭馥祁”的记忆。而“昭馥古城”的称谓,正是连通这双重身份的文化桥梁。

走在祁县古城的青石板路上,脚下30厘米处是明清铺路石,3米下是唐宋文化层,而10米以下可能触及到古

极目层楼回,筹边旧擅名。望隆三晋地,威镇太原城。运策同帷幄,称雄俯闲闲。八门齐拱向,双塔共峥嵘。晓日山河色,严更漏鼓声。登临逢上巳,怀古溯冯京。

——清·裴谦《太原筹边楼》

《山西通志》卷五十七《古迹》云:“筹边楼,府治内,宋端明殿学士冯京守太原时建。”太原筹边楼自建成以来,有许多文人慕名登临赋咏,留下传世之作,《太原筹边楼》便是其中之一。诗人登上高处所感知到的旷茫和辽远,随心境而变化,最后通过笔墨渲染,生成了一片盎然诗境。裴谦是太原原曲人,在诗作《太原筹边楼》中,诗人将对太原的桑梓情怀与筹边楼周遭的雄伟景象进行结合,形成了全诗开阔浑厚的意境。

诗歌开篇以高楼为视角,极目远眺,展现出了辽阔的视野,随即点题“筹边旧擅名”,为筹边楼平添了一抹历史厚重感,但诗人并未以筹边楼的历史沧桑感为主基调,而是着眼于现实,满腔豪情指点江山,现在太原的地域之尊与威望之重,无一不让诗人心潮澎湃,筹边楼的历史触发诗人想象,“运策同帷幄,称雄俯闲闲。”一句写虚,诗人登临时自豪感油然而生,“心境”开阔万分,故而“极目”所观的景象是军事将领在谈笑间运筹帷幄,决胜千里,其称雄之势足以俯瞰四方,而非自然景象,这也展现出了诗人强烈的自信和豪迈。

紧接着诗人通过介绍筹边楼宏伟的构造,展现了筹边楼建筑的雄伟壮观和布局的巧妙。筹边楼八门拱卫,双塔高耸,“峥嵘”一词与“旧擅名”呼应,诗人豁然开明的“现实心境”与筹边楼峥嵘的“登临诗境”此刻交融结合,一股家乡自豪感几欲喷薄而出。正是源于家乡自豪感,诗人的豪情也随筹边楼扩展到了整个太原,“晓日山河色,严更漏鼓声。”从晨光初照的山河到夜晚严整的漏鼓声,诗人将登临太原筹边楼的时空拉长,借写一天跨度内自然景象和人文声音的交织,营造出一种宁静而太平的氛围,将内心对太原河清海晏情景的想象,借着“登临诗境”描绘了出来。

最后一句“溯冯京”点明了诗人登太原筹边楼后,心中万千壮丽景象的来源。冯京在太原知府任职期间,建设筹边楼,为宋朝边防布局贡献出一份力量,这种精神是诗人所钦佩的,因此,诗人选择在上巳节这一天,登上高楼,这不仅是为了观景赏景,更是为了追溯先贤,在这高楼之上,诗人思绪万千,仿佛穿越时空,与冯京并肩而立,共谋边防大计。诗人极目远眺太原辽阔的边疆,心中涌动着对国家安宁的深切期许,以及对和平来之不易的深刻洞察。

总的来说,《太原筹边楼》一诗吟咏之物为“筹边楼”,但诗人却不单单写了建筑的雄伟壮丽,而且将开阔的“心境”与豪迈的“诗境”相交织,对意象的描摹既有实又有虚,使得诗歌呈现出一种跨越时空维度的深邃感。

家国一体入诗境

庞亚婷

扫码看视频

诗意锦绣太原

(62)

